

蔡公時駐



不將血肉等間拋 爲

國損軀意亦豪 交涉

一身無缺憾 證君耳

日奏并刀

東夫扶桑我欲吞 倭

奴強暴太昏昏 年來

國恥總國雪 志士難

安月下魂

五卅未伸又五三 青

萍無力我何堪 慰君

一事止悲痛 名有人

間千古譚

神州久領睡獅譏 虎

視強鄰不耐欺 四萬

萬人望英俠 莫教袖

手作旁觀

序

嗚呼我黃帝子孫何受人侮辱之深耶五九之二十一條無理要求迫我承認五卅之學生工人橫遭慘死骨肉未寒已去之舊恥未曾雪恨分毫而新來之大辱更愈演愈烈世界未有之大橫暴演空前未有之大屠殺槍殺我國軍掃射我市民戕害我外交官炸毀我無線電台遭事之後我軍民處處退讓力持鎮靜而暴橫之日軍一之不已變本加厲竟敢炮轟濟南城強迫國軍繳械總計濟南軍民慘死于日暴軍之槍炮彈下者約在三千以外如此奇恥凡屬國人理當髮指以期如何雪恥之方本局茲將此次濟南案搜集慘各方稿件編纂成冊以留國人永遠之紀念古人云人不患有恥而患在恥之不知不患不能知恥特患知而不雪耳嗚呼民國之五月固多恥之月也五九五卅之舊恥未雪而殘無人道之五卅三史又現于今日全國各界莫不全聲憤慨似已到知恥之點更望同胞由知恥而進於雪恥之期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塵影室主序於海上

日兵在濟南暴行之真相記目錄

- 一 肇爭前濟南狀況
- 二 屠殺我方軍民之起因
- 三 屠殺之毒計
- 四 三日屠殺之經過
- 五 四日屠殺之經過
- 六 蔡公時之遇害
- 七 三日後之濟南情形
- 八 五三日兵暴行目擊又一報告
- 九 攻入濟南日軍之逞強肆暴
- 十 外人之公論彙集

- 十一 美人主持公道
- 十二 駐美代表李錦綸電
- 十三 使團目光之觀察
- 十四 日軍挑釁之確證
- 十五 日本最近在華暴行之統計
- 十六 學界之反日運動
- 十七 名人對於濟案之談話
- 十八 羅家倫之意見
- 十九 中央對濟案之方針
- 二十 中央決定之方策

- 二一 外部對日之抗議
 - 二二 首都衛戍司令部對濟案之文告
 - 二三 總部經理處對五三慘案之表示
 - 二四 英美對於濟案態度
 - 二五 京津泰晤時報之論調
 - 二六 學界反日激昂
 - 二七 商界反日之公憤
 - 二八 田中義一之狡辯
 - 二九 李浩然駁田中狡辯
 - 三十 李浩然論應變方略
 - 三一 鄂交涉員發表日兵暴行意見書
 - 三二 哭蔡公時先生
-
- 三三 日軍入濟後之大暴行
 - 三四 王儒堂對濟案之談話
 - 三五 天笑市民之對於濟南事件談
 - 三六 孔祥熙對濟案之談話
 - 三七 各地民衆之反日聲
 - 三八 首都反日運動會議決案
 - 三九 杭垣反日運動之緊急會議
 - 四十 反日運動之進行
 - 四一 軍界之憤慨

●日兵在濟南暴行之真相記

肇事前濟南之狀況

五月一日拂曉，革命軍前鋒部隊，抵達濟南，即在城廂內外地駐紮，預備奉到渡河追擊命令，稍事整理，即行開拔，蔣總司令於是日夜晚十一點半，已到車站，但未進城，仍在車上住宿，城內城外秩序，經各總指揮派得力軍警維持，全市並無絲毫驚慌，二日，到濟部隊益多，商民都出外觀望，日本商店地段，有武裝兵，嚴密戒備，我方軍隊中之政治工作人員，在中國商店及城內街巷要道，新貼打倒張宗昌等標語，關於有關帝國主義標語等宣傳，先在徐州時，由戰地政務委員會總政治部總司令部之非正式商酌，暫時禁止，所以革軍到濟南後，絕無對民衆宣傳日帝國主義者情事，總司令於上午九時，移在城內舊張宗昌督辦署，是日上午十一時，我方政治工作人員，帶宣傳品，在城外商埠區域經過，即發生被日兵拘捕之事，此爲作者，在總部日本顧問佐佐木君所住德人開設之旅館，石川巖

內所親見，但全無反抗及不服之舉動，因此時大家還認爲此係日人之誤會，無關大體，三日早，外交部長黃郛入城，九點鐘左右，濟南日本領事，天津領事及田司令官，來見蔣總司令，申述濟南商埠，得國民革命軍之維持，秩序甚好，由天津派來之日本士兵，當即日出發，由膠濟路返津，天津又謂，很願最近在天津再見蔣總司令，濟南領事並稱，彼曾面晤張宗昌，謂張如相信有妨制南軍之北上能力，不妨再爲嘗試，惟目前之觀察，則該所屬部隊，實無鬥志，又謂彼曾勸告張氏，因張在山東，已近三年，對於濟南市只，當有臨別之紀念，不嘗給以重大之災難，斯是雙方談話，但甚歡洽，而日本警戒區域之電網沙包，亦在此時自行拆除一部，任我方軍民出入，不意日領去不多時，日本商店區域，即發生空前未有之大慘事也。

屠殺我方軍民之起因

濟南城廂內外之秩序，維持得宜，中日軍民毫無隔閡之情狀，在日本領事申述撤兵回津之中，已可概見，乃輾轉之間，慘無人道之屠殺，竟以發生，於此可斷定日人，抱有絕

大之陰謀，一爲牽制我方軍隊之進展，以妨害我國民革命之成功，一以掩護賣國軍閥之殘命，欲保障其侵略中國所得利益之安全，實毫無疑異，衝突發生時，得我方在肇事地點之緯二路緯三路，確實目睹情狀者報告，謂我方有士兵攜帶手提機關槍，走進日本警戒區域，日本忽嚴加檢查，士兵因其拆除電網，任人出入，向之理論，日人誤爲罵他，即開槍將士兵擊殺，同時即向我方駐有軍隊之地點密射，全市之擾亂，即由此而起。

屠殺之毒計

濟南爲我國容許外人居留之商埠，並無租界，城內全爲我國商品及市民，城外爲中日商民雜居，日人於我軍迫近濟南時，就其所有之商店所在地，自由劃爲警戒區域，有一條馬路，由城內直達車站，此馬路因此須經過日本之所謂警戒區域者，（濟南馬路以經緯分稱，此即經路）另有緯字馬路十條，但緯一路到緯十路，事前各馬路之空居民房，俱有我方士兵住居，事變發生，日兵即從經馬路而進，將緯字馬路之路口夾斷，再以機關槍，從馬路兩端，逐步夾擊，我方士兵雖被迫不堪死傷無數，俱以未奉長官之命，除少數步隊，

稍有抵抗外，多數任其繳械，尙有不免遭其槍殺者，民衆之被槍殺者，更不知有多少，有數華人適在路中經過，日兵叱令停止，脫衣搜查，乃將衣服脫下後，竟以刺刀貫穿其腹。

三日屠殺之經過

上午九點鐘，作者坐人力車至衛生堂洗澡洗澡，完了，車到四馬路口，遠處聽得砰砰槍聲，路上行人，都現出驚惶之色，車夫將車放下，謂不能前進，我詢問何事，阻礙交通，彼謂日本人與我方軍隊開火了，我從車上下來，心裏很鎮靜，意謂開火是必不會有的，緣馬路步行，在四馬路口，見一所住宅門口，站立一羣我方兵士從大馬路衝過來，一間日本軍隊之槍口，即時向我方兵士中射放，此種兵士，被人襲擊，出乎意外，竟很慌亂，向我所立之方向奔避，在轉角時，一陣槍聲，已有好幾名，倒斃路上，此時緯字馬路，全是槍聲，日本兵之射擊，我方之抵抗，流彈從頭上過去，從壁上落下，十分危險，急行至四十軍衛生處門口，有數士兵很興奮的舉槍寔彈，一位排長，卽下緊急命令，將屋內十幾名兵士散開，彼輩見馬路口兩旁之日兵，又看見自己的弟兄，被人槍殺，不禁狂吼，不

禁也把槍向兩邊快放，我進至屋中，看察一週，見房子太小，並無出路，我想到隔壁洋房內去躲避，適一副官出來招顧我，要我地下稍坐，士兵都說「不用怕」「不要緊」我此時想到交涉擴大，看見士兵之慷慨就難，精神不由因感動而憤發，一時不願離去，門口兵士排長，因日兵槍彈，來勢猛烈，放過幾槍，又退到門內來上彈，排長將槍口伸出，頭部外露，一彈從帽上飛過，把槍桿擊碎了，彼急吹哨子集合，竟沒有一人回來，蓋一排士兵，不幸都已被難矣，鄰近左側尚有一連多兵士駐紮，此時槍彈像雨珠樣緊密，流彈呼聲，把牆壁粉屑，震得灰霧迷空，我在廚房內，覺得一塊木板，剛想用足尖上去，越過隔院，門外衝鋒之殺聲，已可目見，一排槍向屋內開放，我連上樹超越功夫，亦已不及，急走進一巷口，朝外一望，一粒彈從耳邊飛過，碰在石壁上，一陣火花，使我驚眩得人事不知，把心神略定，方知還沒命中，但側立一士兵腿上，已帶上一片鮮紅，跟着士兵走進廚房，廚房牆上，離地七八尺處，有一十字紋木窗，士兵急將槍托，將窗擊毀，用肩膀互相幫助，從窗中跳出後面，我於急忙之中將身朝後一退，再向上一躍，左手用力攙緊窗緣，右手跟

着靠上，亦迅速跳到夾巷之內，由夾巷出去，走進民家住宅，室主正在將避難者，招待進入于放下門簾之屋內，我走進去時，外面的槍聲，已經夾上機關槍，手榴彈及大炮之聲，屋內逃難來者，受傷之人，血由身上流於地下，我此時，已由屋內見民軍先遣司令，由談話結果，將我招待到彼輩私宅中去，似一種嚴重之恐怖，向大家心上壓迫，仔細分晰，日本兵不多，我方在濟南有好幾軍，決無全部覆滅之理，最怕搜索民居，清查我國兵士起來，就怕不能幸免哩，槍聲更加利害，聽說隔壁所駐的一連兵士，既被日軍繳械，但人數不知死亡，民團司令王君來談，謂事情大不妥當，要全部改裝，我將軍裝脫下，穿上彼輩給我的綢棉襖，藍布大袴，並帶上一頂小瓜帽，穿皮鞋，據說不要緊，我這樣裝束完了，彼輩都舉着苦臉微笑說，很好，一些士兵，找不着便衣，將衣帽脫下赤了膊，在天井裏亂攢，還有已經受傷者，更驚慌得臉部變成青色，屋內之雜色槍枝，全部放在兩面斷絕夾巷內，整理完了，王君又帶我到彼之住宅中，走到一間平房內，有一張床鋪，很想安息一會，但聽着大炮震動音波，心裏正是挑動得十分利害，一便衣隊出去，想在門口探望情形，一

足剛伸出，已着一槍，鄰近有一婦女伸出頭部，向街上張望，一粒子彈飛來，竟從這位不幸的太陽穴中穿過，外面的消息，已經斷絕，屋內之人，祇有面面相覷，六點半時，有人接得日方一紙通告，說是停戰，穿便衣者，可以通行，通告上的大意，略謂貴總司令，請要停戰，亦爲本司令所希望……惟不切實停止開槍……將招重大之損失，本團部司令簽名，由石印所印，由日人自己分發的，兩位民團司令，住在城內，亦決計同我出去，王英麟君，還攜帶日本小小司令簽名之通行證，彼等二人穿着馬褂，全似商人打扮，我夾在他們中間，一出巷口，即見外出張望，致遭慘死之婦女，屍身躺在地上，用蘆蓆蓋着，一間茅屋內，一個老年婦人，同一位中年男子，蹲在地下，兩手相持，低聲痛哭，男子因驚恐過度之故，額上發赤，眼內射露凶光，死者爲男子之妻，走出馬路，看見兩傍牆根，盡是軍人屍身，此蓋爲緣牆欲避槍彈，致被日軍擊斃者，血跡斑紫，結成團塊，三四二日，日兵搬運汽車，上面交叉站立日本兵刺刀亮出，凶眉怒眼，注視路上行人，行人依着牆根，疾馳而過，不敢旁視，馬路叉口，都堆有沙包，旁有日兵，作描準開槍姿勢，有些便衣日

人，攜帶小杖，在小巷窺探，行近馬路叉口之日兵面前，我已忘記會否呼吸，一青年警察；同一便衣之居民在馬路一邊轉過來時，忽然高聲呼躍，一般立在門戶觀看者，不由大吃一驚，以謂又出什麼岔子了，嗣後探悉，此輩因已出日本警備區域，踏進中國和平界限，故而歡呼也，我等一直走到審判廳背後，才把心放下，這纔正到所謂和平領土內了，審判廳側面，倒着一匹黃馬，一個兵士，人血和馬血，流成小溝，士兵身上蓋一副布單頭間枕着一條木材，六點餘回至總司令部。

四日屠殺之經過

四日午時，行李都已收拾，預備上車，離開濟南，因為外交形勢險惡，總司令部，預備移住車上，我們亦將同行，二句鐘時，以莒美領來作調人，局勢稍為和緩，決計暫留，邵力子先生，得總司令旨意又擬一布告，說明五三衝突事件，應聽候中央處置，民衆須力持鎮靜，並禁止張貼一切標語，三點鐘時，聽說馮總司令，已至黨家莊，蔣總司令，已去歡迎，入夜十一點，車站又發現手榴彈聲，今朝方知為日兵二次炸毀無線電台，第一次在

昨日下午，該處門外，止一衛兵，日兵走近時，即用手榴彈，將其炸死，更以手榴彈，向內拋擲，久之，見無槍聲，即入內將無線電台之電綫割斷，五點鐘時，王英麟君來談，民衆對日僑，因積恨甚深之故，將來恐有報復行動，濟南醫院，爲日本保護富有資財之奉魯軍人的保險地，此時有日軍在彼監護，並向我軍時發冷槍，上午拂曉，到十點時之槍炮聲一爲日兵據離城甚近之高阜，攻擊我方軍民之所爲，軍民被難者，以數百計，黃昏時，第一軍在總部門口集中後，即開出城外駐紮。

蔡公時之遇害

五月三日，蔡外交主任，就濟南外交特派員職，即日接收外交公署，移入辦公，日兵藉口，有日人二名，被殺于公署門外，夜晚十二點破門而入，時蔡氏及其屬員二十人，俱已就寢，日兵入室後，即搜索槍械，蔡氏告以此係外交人員，並無槍械，日兵不聽，並謂須將全署人員，捆綁再搜，如確實無據，再爲解放，說後即將蔡等四人，捆爲一起，再搜後又無所獲，蔡外交主任，稍語以不當侮辱外交人員，日兵即以刺刀，傷其面目，血流被

體，其表姪庶務張君，睹狀稍憤，但不通日語，日兵即將其雙耳割下，按次把蔡等十六人，帶出槍斃，另有與勤務兵一起之四人，在地上拾得一剪，將繩剪斷四人相將共逃，剛至院內，日兵已覺，立即槍擊，一兵稍有所傷，然卒逃出，藏匿于一水櫃內，四日早，方爲推水之水夫，牽繩逃出虎口，歸告蔣作賓主席，蔣氏帶其謁蔣總司令，刻已交副官處，善爲看待，留以作後證。

二日後之濟南情形

城外交通，已全行斷絕，日方看見我方軍民輒行槍斃，尙有被困日本臨時警戒區內之我方兵士，不能出外，亦不能飲食，將來不爲搜殺，亦必餓死，離開濟南之軍民，須繞道遠行，避去日兵之視綫，否則，必爲其槍殺，作者與中央委員邵力子先生，於五月五日夜十時半，離開濟南至黨家莊，乃由南門至辛莊，十里河，走後隆窪，一路驚慌之狀，不忍盡述，留濟之軍隊，大部已分駐確城甚遠之地，城內只少數軍警，維持秩序，已被槍殺之屍首，紅十字會，請去取屍，日軍亦不之許，蔡外交主任之屍身至今仍未尋獲，將來必爲

日人所滅蹤，以圖掩飾也，直魯殘餘部隊，得知日軍殘殺濟南軍民之信，又有反攻之勢，四日上午十二時，有飛機來濟拋擲炸彈，二彈落總司令部，一落舊省長公署，總部炸死衛兵六人，燬地深及七尺，方圍六十四步，房屋門窗，悉爲震碎，彈適落總司令後室，幸未爆裂。飛機翼上飾青天白日旗幟，據聞有些小敵軍部隊，已迫近洛口，于此可見日帝國主義者，有意掩護北方軍閥之鐵證也，但我奮勇無敵之十數萬健兒，已分頭出動，滅此虜虜，本不待朝日，惟以數十萬雄師，不能遏止三四千日兵之野蠻行動，任其屠殺，不能自衛，弱小民族之前途。倘我國民再不奮起，以圖挽救。未來之慘傷，此時更何忍推測矣。

五二日兵暴行目擊又一報告

▲五三前之挑釁……慘殺華人家三起

▲五三日之暴行……槍殺華民無算

▲開覺之導火綫……日婦無端罵華兵

▲目擊之慘現象……死傷橫臥血泊中

▲無綫電台被毀……手榴彈炸毀機器

▲交涉員等被害……割耳割目刺二目

▲武裝同志被拘……閉置空屋絕飲食

▲暴行三日未停……竟然佔領濟南城

日兵此次，悍然出兵魯省。有識者，早知不免釀成事變，上月三十日，張宗昌狼狽退却，一日國軍進城，高級官長，即宣佈負責保護外僑生命財產，市面漸復，人心大定，我前線各軍，遂越大河而北，日人遂不惜用種種手段，以冀達其目的，一二兩日之間，已無故慘殺華人者凡三起，我同胞以鄭重中央之意旨維希北伐成功，雅不願於軍事猛進中別生糾紛，故對日人挑撥舉動，均予痛忍，詎愈演愈烈，三日上午而日兵竟無端以步槍向路人平射，緯一路口一處，於第一次排槍之下，死傷十餘人，日兵同時至我駐軍附近地，分繳各軍槍械。我軍於忍無可忍中，間有還射者，日人即借我口實，立以機關槍大炮手榴彈，分向我各繁盛市街猛射至兩日未停，死傷人數，以千百計，出事之日，記者正在衛生池澡

身，身陷重圍，彈如雨下，經過六小時之久，槍聲稍停，始得冒險而出，沿途飽遭日軍之恐嚇，幸記者身穿西裝，隨路辯白爲新聞記者，始慶更生，若着中山裝，則早爲日兵槍下犧牲矣，沿途見死傷者，橫臥血泊中，景象之慘爲生平所未見，兩日來夜難安枕，心忪腦昏，握管撰稿，竟難縷述，出事原因，言者不一其詞，據目擊者所言，是日上午九時，有我方兵士二人，行至四馬路附近，過日本商店，門前立一婦，大罵二兵，二兵憤而反罵，日婦即奔告日兵，日兵追來向二兵士開槍，他處日兵即相應，時適我方高級軍官至車站，日兵竟拘而繳械之，隨行兵弁，有逃回者，乃約同營十餘人，往請日兵，釋其長官，日兵不容啓齒，即開槍掃射，我兵士爲自衛起見，亦還射，日兵遂亦逞兇，同時以機關槍，向行人掃射，開大炮擊我重要機關，濟南無線電台，甫于晚十二時發電，日兵即連擊三炮，彈中屋面，機器初未毀，旋有日兵數人，持手榴彈，將機器炸壞，是晚更至交涉公署，將交涉員蔡公時等十六人殺死。庶務某君被日兵先割去兩耳，後割其鼻，並以剪刀刺其目，死狀最慘，外交處職員，共二十人，逃去者一人，餘三人尙不知下落，被殺各人屍身，

以在日兵警戒區域內，曝屍二日，猶未得收殮，此外武裝同志，被繳械俘虜者，凡三百餘人，悉置郵局空屋中，不給以飲食，當晚以德美諸領事之調停，至八時後槍聲略少，第二日又故態復萌，遇我軍民通過商埠時，即加槍擊，以致城內與車站之交通，全被隔斷，五日，日兵已增至四千人，步哨綫愈放愈遠，並於午後繳我津浦護路隊之械，先以膠濟站爲界者，近且擴大而佔津浦站矣，得寸進尺，不知將來演成何種局面，出事之初，我外交黃鄧長，適由甯來濟聞訊之下，即親至日領署內誠意談判，無如日領一味支離，交涉終日，毫無結果，總計三日以來，我方兵士，僅於第一日中，還射數槍外，此外未發一彈，但軍民義憤，已忍無可忍，將來如何，不知其究竟矣，刺激甚深，述之欠詳，幸閱者諒之。

攻入濟南日軍之逞強肆暴

八日起，華軍多離濟南，惟留少數部隊，駐守城內，爲方振武部，約三千餘人，日軍欲迫走之，以飛機向城內拋擲炸彈，并用大炮轟城，居民大恐，乃由總商會出任調停，請城內國軍暫卸武裝，由商會保存，詎日方猶不滿意，入夜復取攻勢，至九日午後五時，天

津到來之日兵，係小泉部隊，由永鎮門攻入，次佔樂源門，又次入新西門，西北門，國軍
抵死相拒，無如炮火猛烈不支，城破，日軍直入，國軍死傷千餘名，餘盡被繳械。

日本無理之條件

電通社十一日東京電 日本以外務省與陸海軍省之根本對華策，爲（一）以蔣介石爲
交涉之對手，（二）貫徹福田師團長之要求事項，（三）澈底追求虐殺事件之責任，（四）
求對被害者給滿足之賠償，（五）濟南及山東鐵路，沿線二十華里內之警備狀態，繼續
對日本人之居住營業無不安之時止，（六）在未認南方政府有誠意之態度以前，對於第三
國之國際請求，一概拒絕。

外人之公論彙集

某方最近接日內瓦國際聯盟會某祕書電，謂濟南係華人自闢商埠非租界可比，此次日
方假名護橋，悍然出兵，竟肇禍端，應由日方負責。

美人主持公道

濟案醫史

駐美李代表灰（十日）電國府（一）九日勃拉克氏面請國務卿開洛擔任美國政府爲中日間之公斷人，（二）美國市上日本債券及銀元價格均大跌，（三）此間輿論均以中國爲直，日本不能久爭，（四）據青島美人來電，日方先開火，（五）請電示魯省最近戰情。

駐美代表李錦綸電

國府接駐美代表李錦綸電，美政府某要人云，濟南事件，日本舉動叵測，究欲進至何種程度，現尙未能明瞭，美政府並不漠視此事，一至相當時間，即可發表意見云。

使團目光之觀察

駐北京使團，對於日軍佔領山東，認爲日政府一種計畫，預備將來新約內，佔得便宜地位，因中日間商務關係密切，倘雙方以互相平等訂立新約，則日本經濟，向來仰給于中國，恐有不能生存之勢，故使團看法，日軍暴動，實與訂約有關，因永久佔領山東，爲國際方面所不許，况華會條約，履行未久，若使日本單獨推翻，勢將引起列強之詰責，日縱強暴，迫於公憤，未必甘冒不韙，有人主張，中國應聲明，日軍佔領之區域內，所有華人生命

財產，由日方負責，至所受炮擊損失，尤應要求保留賠償權，同時用外交方式，令日本交還所佔土地，

日軍挑釁之確證

▲孟却斯德指導報之電訊

世界新聞社云，美人鮑威爾先生，主撰之秘勒氏評論報，對於吾國國民革命運動，素極贊助，常有公論發表，此次濟南日軍，逞兇事件，該報預備，佈露事實真相，主張公道，惟該報須本星期六出版，本社特商鮑威爾先生，將各件提前譯出發表，以供國人之快觀，下即該報記載之一則，請讀者注意焉。

下記無線電訊，係在濟南之澳洲人，新聞記者丁泊來氏 T. H. Jindaroy 所發，上海於五月四日，星期五接到，乃關於中日軍隊衝突緣起，迄今所披露之報告中之最良者，茲依先後刊布于後！

第一電 濟南五月二日發，（曼哲斯德指導報通信員丁泊來）山東省城已於五月一日星期

二于安靜而類戲劇光景的迅疾中移入兩軍之手，是日清晨，俄人鐵甲車掩護北軍後退，數秒鐘後，國軍主隊之領袖到達津浦車站，南軍行爲，就全體言，可作楷模，南軍對於外人，顯頗友睦，外人全體妥善，濟南各街，今日徧懸國軍旗幟，滿貼斥責北方軍閥之標語，商店大半復開，久居的市民，與新來的南軍，已甚和好，除因日軍在城內，某某區域，臨時設置沙袋障礙物，引起些微之緊張外，時局大體安靜。

第二電 濟南五月三日，午後一時發，（曼哲斯德指導報通信員丁泊來）今日中日軍隊間，發生劇烈之衝突，此顯係接連發生之意外事故之結局，意外事故中，包含昨日一國軍軍官之被射擊，及國軍宣傳員之被日人拘捕，據國軍司令部消息：國軍當局，對於上述諸事故，皆不發表，以免軍心激昂，但今晨有國軍兵士一行，於過市街時，被日兵開槍射擊，國軍兵士遂還槍，致發生大混亂，雙方均死傷不少，內有兵士及市民，至死傷總數，今尙未明瞭。

按此兩電之作者丁泊來氏，係一富有經驗之新聞家，前與北京路透社有關係頗久，

去年春間在漢口爲路透社及美國聯合通信社担任通信，旋赴澳洲，秋冬間回華，與路透社脫離關係，被聘爲孟却斯德指導報，北京通信員，此次因調查山東災况，而至濟南，適遇中日軍衝突，以上兩電，係由中國無線電台，拍至上海，於四號轉電孟却斯德指導報社，此次中日衝突事件恐將引起重大國際糾紛，而此兩電，係由一有經驗之新聞家對於衝突起因，所發表之最初公平旁觀的敘述，故甚爲重要也。

日本最近在華暴行之統計

日本帝國主義者，吞滅中國的野心，沒有一時消滅，處處壓迫我們，時已槍殺我們的同胞，以前的不算，單看最近五個月內，日本在中國境內施行殘暴行爲。

二月十八日 日輪厚田丸，在長江撞沉新大明輪，溺斃乘客百五十餘人，損失財產二十萬

二月十七日 日本兵艦三艘，在平潭屠殺民衆，死者三十餘人，傷百餘人

三月二日 在廈門非法私設日警部派出日警多名，化中國裝，潛到該市相公宮後，擅行逮捕華籍韓人李其煥等四人，

三月二十七日 日艦在廈門撕毀黨國旗，逮捕我糾察隊劉樹根等八人，

三月三十日 日艦安定號水兵宮本筆在虹口密勒路口，用刀慘殺黃包車夫一名，

四月九日上午 日兵在濟南擊斃華人一名。

五月三日上午 在濟南的日兵，將濟南交涉員蔡公時，先挖去耳鼻，然後與全體署員，隨意槍斃，又焚毀交涉公署，及無綫電台，

五月三日下午 日軍開機關槍大炮，向我軍民掃射，死者千餘人。

五月八日下午 日兵向濟南城進攻，死國軍方振武部千餘名，餘被繳械，市民慘死者，無算。

同胞們，日本在最近五個月裏，槍殺我們的同胞，在四千人左右，損失我們的財產，有百萬之多，我們要誓死爲被難同胞復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錄國立中央大學反日救國運動大會稿）

學界之反日運動

交通大學

九日第一交通大學開會討論以後進行方針咸以爲目前時勢更形緊張日兵暴行愈益慘酷萬難坐視不願當場議決繼續停課三天以作反日工作惟宣傳時期已過此後工作當注重對日經濟絕交及學生軍方面議決組織糾察隊實行調查抵制日貨進出復於大會中產出委員六人加入反日運動委員會中以增辦事效率昨日因種種籌備已妥遂令全體分發各處演講宣傳再該校教職員，及校工亦已組織反日會云，

復旦大學

江灣復旦大學學生軍及實中童子軍約四百餘人九日晨八時均戎裝發出參加公共體育場之市民大會商請滬甯滬杭鐵路管理局特開專車由江灣至南車站奈路途太遠加之調車緩延致到場時業已散會當由出席代表告知畢即由西門出發經過林蔭路小東門尙文路等直至南車站歷時三小時該校同學絕無倦意三時半由南市開專車送至北站抵站後又遊行鬧北六時許始返校晚間對日外交後援會及學生又開聯席會議議決昨日仍先停課一天專門辦理全校軍事訓練

上午八時即召集全體同學千餘人立於操場由該會軍事訓練部委員負責編隊並特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炮兵第二團中校團附董源清訓話午後一時起即正式操練直至四時始各休息該校學生均一律參加實行全校皆兵制該軍並趕辦制服業於今日登報徵求投標矣又聞該校業於昨日組織經濟絕交分會及募捐委員會云

大夏大學

大夏大學自反日運動委員會成立以後對於武裝學生工作積極進行現已議決大學及中學男生一律武裝編爲一團已向淞滬警備司令部聘請教練官女生一律編爲看護隊一切工作均在進行中云

遠東大學

本埠遠東大學反日運動工作情形已迭載本報茲悉日昨該校宣傳隊有廿餘組之多分赴滬軍營高昌廟斜徐路龍園路打浦橋黑橋等處宣傳並分佈傳單及標語等聽衆多至六百餘人當述及日人窮兇極惡時聽衆莫不動容聞除三天內作大規模之宣傳外更出該校學生組織之自由演

講隊專事民間宣傳工作規定每日下午四時出發演講云

文治大學

此次日本在濟舉行全國同胞異常憤慨，上海文治大學學生會於六日晚開緊急會議議決
(一)自七日起罷課三天(二)組織演講隊(三)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四)籌備組織學兵團該校學生於七八九三日全體出發在斜土路一帶講演激昂慷慨聽衆動容同時對抵制日貨尤言之沈痛九日致電蔣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陳述組織學兵團之理由及請求核准現正籌備學兵團之組織爲正當之武裝準備云

藝術大學

上海藝術大學學生會爲日本殘殺濟南民衆事，於九日下午二時開全體大會，討論對付方法，推舉程雪爲臨時主席，李特爲記錄，議決(一)全體同學由十日起罷課(二)組織反日特別委員會，辦理一切，(三)發表反日宣言傳單，及組織宣傳隊，出外宣傳，(四)通函及派代表，慰問同文書院罷課學生援助，(五)發表宣言，喚起民衆自動，恢復民

衆運動，及反對與日帝國主義妥協政策，最後高呼口號（一）誓死爲濟南慘死同胞復仇，（二）打倒日帝國主義走狗，（三）驅逐日本獸兵出境，（四）收沒日本在華財產，（五）恢復民衆運動，（六）打倒拍賣民衆利益的軍閥，（七）反對一切妥協政策，（八）被壓迫民衆團結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九）全國被壓迫的民衆，聯合起來。

名人對於濟案之談話

唐少川

交涉方針應取鎮靜態度

人民更當服從政府意旨

外交界耆宿唐少川氏，於十一日由港來滬，當日以途次勞頓，故未多見客，次日前往拜會者，有外交部黃部長，張市長，吳鐵城，郭泰祺，歐陽榮等，均由唐氏分別延見，各報記者，以唐氏爲外交界之老前輩，值此濟案發生後，外交風雲，日趨緊張，特往訪謁，請其

發表對於濟案之態度，與今後外交方針，俾辦理外交者，及一般民衆，得循正軌而進，當蒙唐氏接見，先由其公子招待，未幾即下樓接見，唐氏雖年近古稀，然步履康健，精神矍鑠，寒喧後，記者即叩以對於濟案之態度，唐氏云，予離上海已二年餘，在家鄉短衣赤足，實行做農夫生涯，甚爲自得，此次因送小兒到滬讀書，在香港時，始悉濟南案之發生，中日兵衝突情事，但內容如何，因無詳細之觀察，尙未十分明瞭，故對於此案本身上，尙不能作具體之表示，惟我輩人民以服從政府爲天職，一切外交方針，應付託政府負責辦理，人民之意見，不應與政府相左，政府主張如何辦理，人民當絕對的服從，並應振作精神，嚴守秩序，作政府有力量之後盾，如政府與人民態度一致，對付外交，方能濟事，至於日本此次之行動，凡屬國人，無不憤慨，予以爲天下事終求公理，有公理則腳跟立定，無論如何，不致失敗，（記者問）先生對於對日外交，應採如何方針（答）予亦人民之一，且脫離政治生活十餘年，情形甚隔膜，對於此次對日外交方針，自有政府，按照計劃進行，我人固不必多所表示，不過余以爲政府能採鑲定態度，方針極是，態度一鎮靜，則外交

方針不致紊亂，一切交涉事宜，即可循正途而進，惟政府態度，固應鎮定，即人民之態度，未嘗不應鎮定也，（問）外傳美國有出任調停消息，不知先生以爲如何。（答）美國出任調停消息，尙未有所聞知，美國能出任調停，亦未嘗不可，（問）黃部長會過否，（答）今日黃部長，已來此走訪，因客多未能多談，黃部長僅將三日四日，在濟南目睹情形，及交涉經過見告，（問）黃部長與先生，對於濟案亦有所討論否，其對日外交方針如何，（答）黃部長不過來談談，余亦未有何貢獻，黃部長外交方針，擬看日內之前方情形如何，再行酌定。黃部長並云，明日擬回寧一行，（問）以先生之眼光觀察，將來濟案問題，將至如何地步，（答）此實難以逆料，因問題太大，且兩權不均等，此事如何結果，誠非一般人所能妄揣，但亦惟有聽政府之如何交涉耳，（問）將來外交緊張時，先生亦能出而幫全主持否，（答）予年老，豈能勝此重任乎，（問）廣東情形如何，（答）李任潮先生在粵辦理建設事理，頗有成效，地方亦甚好，不過廣東係假富之地。全持僑民之投資，今經其黨之搗亂，恐非二三十年後，不能復原也，（問）粵漢路事如何，（答）聞已擬有具

體辦法，（問）張作霖退出關外今後局勢如何，（答）張等退出關外，固早在我人意料之中，今後之局勢，當大有進展也，談至此，適有客至，記者乃興辭而出。

葉楚傖

一在忍耐

二在固置後方

葉楚傖先生在滬江大學，田徑賽大會中演講，對於濟南慘案，謂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所定對付日本在濟南等處暴行之方法，第一在忍耐，蓋日之所以出兵挑釁，固大不慮而作空前之暴行者，恐我完成北伐，軍閥既倒，而彼所棲略我華者，難以享有也，我以忍難應之，使彼無可再逞，俟北伐完成，一致努力外交與軍事之準備，何患無雪恥之日，第二在鞏固後方，嚴守秩序，使一切反動派，反革命者，無從搗亂，前方無後顧之憂，中央政令，自能貫徹，否則但泄一時之忿，小不忍而亂大謀，正為日本之所利矣，語語懇切，聽者動容云。

羅家倫

戰地政治委員羅家倫十二日晨偕譚主席等返京，下午七時，記者於其寓邸晤見，承告濟案經過甚詳，茲摘要電告如下，我軍一日克復濟南，日兵阻我兵士，不准通過商埠附近各地，二日捕我宣傳員十餘人，並擊斃我運輸隊長一人，我方知其有意挑釁，當即嚴約各部，勿與計較，此一日間事，日兵無機可乘，尙不安過去，三日我方宣傳隊，在商埠附近貼標語宣傳品，日兵干涉，甚至毆打，遂起衝突，日兵槍炮齊發，係奉該管長官命令，我軍間有還槍，純係不得已而自衛，現日方軍官命令開槍之證據，已經覺得，當日日兵暴行時各地交通，完全斷絕，日兵步哨密布，見華人輒開槍，是日日兵圍攻黃部長及余之臨時辦公處，即晚有日兵一隊二十餘人，擁至我交涉公署，目的蓋欲毀滅日人與北方勾結之證據，當被捕去職員十餘人，蔡公時被割耳鼻而槍斃，張鴻長亦殉焉，此事爲蔡之勤務兵目覩，該兵現在泰安，四日晨五時我軍在濟南附近者，完全盡退，紛紛渡河北伐，但日兵仍閉槍炮，總座當派余及熊式輝氏向福田交涉，正商議時，突聞炮聲無數，蓋日兵燬我無線

電台也，該台正發新聞電，致各埠電尙未發定，已被燬，是日交涉無結果，嗣英美領事，來行營謁蔣總司令，表示感謝保護，並願出任調停，我四十軍一團，是日被日兵繳械徒手兵均閉置郵務管理局，同時有軍官人等三十餘人，在郵局寄信，亦被禁閉，絕其飲食，幸由該局給以薄粥，始得不死，被禁之人，至今尙未放，此事該局郵務長克禮德均知之，五日馮總司令抵黨家莊，蔣總司令等，乘馬前往，臨行時，曾致書福田，及英美各領事，已刊報端，蔣馮會晤後，得悉彰德一役，奉軍死三萬餘人，前方軍官極好，決速完成北伐，再圖對外，六日，蔣派王正廷赴濟與日領交涉，仍無結果，七日午，福田向我提出五條件，交趙世瑄轉致，限晚十時前答復，乃福田即令日兵炮轟濟城，佔我張莊莘莊，八日上午十時，總部接徐訊，派余與熊式輝氏同志，自黨家莊赴濟晤福田，過白馬山時，鄉人咸勸勿進，余等因有軍使旂，仍冒險進，時日兵一面炮轟濟城，一面尙在佈置機槍戰線，沿途田間盡是日兵，障礙物尤遍地皆是，幾頻於危，始達正金銀行，晤福田，時福田，案上已置一信，係致蔣總司令者，內容略謂昨晚十時前，無滿意答復，故已開始軍事運動，當告

以條件，即哀的美敦書，亦不能如此匆促，並答復（一）違命令之官兵可辦，但肇事日官兵亦應同處理，（二）膠濟路及濟南附近，二十里不許駐兵，但日兵不得阻礙交通，（三）濟南須留少數步隊，維持秩序，保護公共場所，（四）莘莊張莊可開放，（五）一切外交方式解決等項，福田態度強硬，要求須解散三軍以上之華兵，對答各條，以筆大書不可不可，謂速歸晤蔣總司令，派全權代表來，如此答復，決不能停止我輩軍事運動，熊式輝氏與予，仍不得結果，蔣回：而歸路已斷，繞道至黨家莊，而奔張夏，步行一日餘，經小山十餘，大山二，飲食無由得，九日晨，始抵泰安，報告蔣總司令，藉悉濟南城內我軍二團已被日兵圍困，蔣總司令有命令致該部隊，亦無法遞送，不能直達，是日日兵佔我黨家莊，聞是役有奉魯軍雜入，對我作戰，十日報告，日兵猛烈攻濟城，普利門被破，濟南人民，此次不死於炮火而餓斃者亦不少，罹劫之慘，言之痛心，余等於十日晚回徐，十一日，借譚組菴等返京，凡八九兩日，日兵並將我黨家莊某橋，及黃河鐵橋毀壞云。

戴季陶

十一日戴季陶在中山大學演講日本侵略我國權，(一)日本對華政策，係一貫傳統政策，以爲田中執政始有，是大錯誤，試溯自明治維新後，對華政策即可知，(二)日本計畫係由大陸政策而來，對我侵略政策，取蠟形計畫，取遼東半島，及山東半島，作蠟之兩爪，以拼政治中心之北京，取琉球及台灣，作其尾巴，以對我華南一帶，此次出兵山東，即其傳統政策之實施，(三)日本政治組織，屬內閣制，一切大事，須秉日皇及樞密院，樞密院爲不變的組織，內閣雖倒，對我之侵略，亦不停止，(四)我們須根本建立臥薪嘗胆，始可雪恥報仇，若望各國援助，古今無此例等語，此演說詞在香港循環報登出後，日人在港之所辦香港日報，即於十二日著論，力詆戴氏。

張溥泉

□認日本爲我國之惟一大敵

□應聯合友邦各國一致對付

日本在濟南逞兇後，已成爲外交上一重大問題，記者晤張溥泉氏，即以對於濟案之感

想，及外交上今後應取之方針，張氏云，日本此次在濟南，無端挑釁逞兇，殺害我國官民，聞者無不髮指，然日本此等強橫舉動，固係日本預定之計劃，亦出於我人意料之中，日本抱侵略我國野心者久矣，余曩奉總理之命，屢偕戴天仇諸先生，赴日本接洽，覺日本之對待我國，無一處不抱侵略主義，大凡帝國主義者，所抱侵略方策，不外三種，（一）土地侵略（二）移民侵略（三）經濟侵略，日本將以上三種侵略主義，施諸於中國者，可謂兼而有之，東三省及山東省，日本無不極其侵略之能事，今更欲進而侵略江浙，以遂其實行移民之野心，因日本叢爾小國人口每年增加一百萬，非向中國侵略，實無辦法，此次濟南事件，即為日本侵略我國最顯之明證，日本大有侵佔山東之意，山東為我國文化發祥地，安能任其宰割，故我人於奮鬥之下，應認清目標改變外交方針，認明日本為我國第一之大敵，認定日本，是中國國民黨之第一仇人，凡我國民，均應誓死抵抗，將其侵略主義打倒，尤應聯絡友邦各國，一致對付日本，因一國之力量薄弱，非聯合各國一致對付不可，如此則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吳其為沼，庶幾有望，否則中國在積弱之下，欲時而對付甲國，時

而對付乙國，結果必遭失敗，故余敢大聲疾呼，請我國民一致奮起，自今日起，變換外交方針，放棄對付他國，而一致對付我惟一犬敵之日本，此實外交上應有之趨勢云云。

中央對濟案之方針

譚主席致美總統書

國府譚主席，致美總統電云，華盛頓總統府柯立芝總統鑒，日本派遣軍隊，入我山東，殺害我交涉人員，迭次炮擊我和平軍民，爲國際的戰爭與侵略，現仍增兵不已，余以中華民國政府主席之資格，敬請貴總統注意，中國方面，深信國際之和平，與正誼之維持，爲文明諸國之共同責任，故對於日本暴行，迄今極端容忍，往者出東問題之解決，實有賴於諸友邦之周旋，而貴國之盡力尤多，敝國人民，至今耿耿在念，現在貴國政府與人民，對於日本所演成嚴重局勢，余與敝國人民，亟望聞其所持之態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

國府致聯盟會書

日人危害國際平和

中國願承公正處斷

端士日內瓦國際聯盟祕書長，德蘭孟爵士台鑒，茲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之資格，代表國民政府請執事注意於因日本出兵山東省，及日本軍隊在山東所爲之戰爭行爲，所引起之嚴重形勢，本月三日，在濟南之日本軍隊，開槍射擊中國士兵及中國人民，而中國兵民方面，當時並毫無挑釁行爲，同時日軍並在附近居民區域，施行炮擊，以致中國人民，死亡者過千數，尤有駭人聽聞者，當日有日兵多人，侵入當地中國交涉公署，毆交涉員，割去其耳鼻，並將該交涉員，及其屬員多人，一併就地槍斃，加之本月七日，日本駐濟軍隊，司令官，突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提出無理且不可能之條件，多件，並限十二小時內答覆，日軍又開始更大戰爭行爲，此項行爲，迄今尙未止，而且日本海陸軍，仍續向中國領土增派，雖以種種挑釁行爲，中國軍民長官，嚴守政府命令，始終忍讓，余茲特請執事

，注意日本侵略的行動，實已侵犯中國領土及獨立，而危害國際和平，應請執事，依照國際聯盟規約，第十一條第二項，即應召集理事會會議，余亟盼國際聯盟知照日本，停止日軍暴行，並立即撤去山東軍隊，國民政府，深信我方理直，對於此次事件之最後處決，願承諾國際調查，或國際公斷之適當方法，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

中央決定之方策

注重五三慘案宣傳

審查民衆運動方法

十日上午九時，中央開第一百三十六次常務會議，出席委員李烈鈞，陳果夫，周啓剛，朱霽青，于右任，何應欽，丁惟汾，蔡元培，白雲梯，繆斌主席，丁惟汾討論事項，（一）制定五三慘案宣傳方略，宣傳大綱標語，（二）審查民衆訓練委員會條例，時事新報記者，在中央黨部謁見民衆訓練委員會委員朱霽青問答如下，

此次日本暴行，加害外交官，屠殺我民衆，蔑視國際公法，侵害我國主權，凡我國民

，莫不聞而痛心，而以青年學生，尤爲悲憤，近數日來，屢至國府請願，要求立即恢復民衆運動，以張民氣，使日本有所覺悟，但國府迄今，猶未表示可否，究竟如何辦法，可得聞乎。

朱霽青先生答謂此次濟南慘案，實係日本挑釁所致，釀成千古未有之奇恥大辱，理應伸長民氣喚起愛國熱忱，爲政府之行盾，但中央於此案主張，暫爲容忍，先行肅清國內軍閥，北伐完成之後，再行一致辦理外交，方無內顧之憂，至停止民衆運動，一則防共黨煽惑，而利用青年，一則反日宣傳，必致愈增糾紛，所以未准恢復者，即此故也，惟中央對於民衆運動，已擬定方針，一俟審查修正後，即可公佈云云。

外部對日之抗議

▲請王寵惠向國際聯盟會宣佈日兵暴行

日軍第二次再向我軍挑釁，我軍力避與日軍衝突，決仍以全力完成北伐，蔣總司令，特請譚主席等赴徐州，磋商大計，聞對日軍暴行，忍痛一時，待攻下北京，再與日本計議

，在此時際，中央所顧慮而不能不實行者，端在不妨害原定之軍事計劃，將濟南慘案之善後辦法，由外交當局切實與日本當局交涉，一面對於日本師團長福田氏所提出之五項無理要求，除由蔣總司令派總參議何濬成，協全熊式輝，羅家倫，與日方談判外，外部方面日內亦將再提抗議書，致日本外務大臣田中義一，聞熊式輝羅家倫兩氏，八日在濟南與日軍師團長福田會晤，對福田所提五項要求，申述我方之理由，斷難允諾，雙方意見，甚欠接近，商議無結果，九日晨羅熊兩氏，偕福田前往黨家莊，於是日下午二時至該處，是晚中日雙方人員會議三小時之久，已得相當結果，據駐甯日領事館館員云，中日雙方成立妥協，日軍自張莊葦莊黨家莊，向濟南撤退，濟南至張莊間，至九日晚七時，已不聞槍炮之聲，然日人口中之所謂雙方妥協，諒係指中日兩軍停戰而言，係告段落，而非濟南慘案之解決也。

駐甯日領事岡本一策，十日午後二時半赴外交部，訪第二司司長袁良，除述青島轉來之無線電，中日兩方告一段落外，並謂某要人內田氏，即將來寧，頗多顧慮，請予先容，談一時餘，岡本始辭去，記者十日下午三時半，至外部晤第二司司長袁良，謂本人因地位關係

，不便發表個人對於濟案之意見，外部辦理該案，根據中央之意旨，爲惟一條件，現外部正在準備對日本政府，再提抗議，要求在最短時間內，日軍一律退出魯境，至濟南慘案中，我國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依據詳細調查報告，照外交上正當方式，求妥善之解決，大約黃部長由滬回京後，即可送達日政府，再濟南慘案，日人方面之宣傳，與事實頗多出入，外部已擬定文件，日內即可登報中外各報，對日方侮蔑我國之種種事實，加以辨正，爲使世界明瞭濟南案之真相起見，外部業已有電，致旅遊法國里斯地方之王亮疇（寵惠）先生，請其即日赴日內瓦，將濟南慘案，日軍違背華會協約，破壞國際公法，種種事實，向國際聯盟會宣佈，并請王氏與現在日內瓦之各國代表周旋，請求國際間公正之裁判，此外在歐美之重要同志，外部均已去電，請向各國輿論界，爲鄭重之表示，現在我國首在博得世界之同情，以增厚國際我國固有對之睦誼云。

首都衛戍司令部對濟案之文告

令民衆勿得有軌外之行動

令傷兵留有用之身以雪恥

照得此次濟南不幸，日兵與我軍發生衝突，凡屬國人，同深憤慨，惟茲事體重大，關係國際交涉，迭奉中央政府與總司令命令，已由外交當局，嚴重抗議，以謀正當解決，當此北伐方殷，大助待集，安內先於攘外，小忍乃濟大謀，凡我國民，自當共諒斯旨，與政府一致步趨，力持鎮靜，勿得操切浮動，趨於激烈主張，對於各友邦領事及僑民生命財產，仍須加以保護，至於大規模之羣衆遊行，及不正當之檢查仇貨等件，無裨於實際，徒滋誤會糾紛，況當多事之時，亂黨乘機思逞，稍一不慎，即中奸謀，授人口實，無益外交，業經奉令取締，自應一律暫停，如有以上事件發生，惟有依照戒嚴法令，斷然予以制止，務望各民衆團體，及軍民人等，體念時艱，共趨正軌，以堅忍不拔之志，爲臥薪嘗胆之謀，除分行外，爲此佈告，仰各色人等一體遵照，毋違此佈。

總部經理處對五三慘案之表示

□恥章 □恥標 ■恥印……永誌不忘

▲在南京設立被服廠

▲全國學生一律武裝化

五月九日下午三時，總部經理處黨員及黨代表辦公廳職員，開全體會議，主席鄧剛，紀錄梁道羣，黨代表周啓剛報告五三慘案及日本提出無理要求，與中央對此案之應付方案，并謂中央之方案，在未完全發表之前，我們自不可無一種表示，最好製一種恥章，一種恥標，一種恥印，均刻上『五三恥痛』等字，將恥章佩帶身上，恥標置在案頭，恥印用在日常用品上，從各個本身做起，觸目驚心，日日警惕，永誌不忘，以促成將來雪恥之實現，決議(甲)恥章用銅質製，圓形，不採美現，中刊青天白日，內刊『五三恥痛』四字，用以佩帶身上，恥標用木製，上書『五三恥痛』四字，置於起居當眼處，恥印刻『五三恥痛』四字，用藍色印，印於日常用品，用以警惕不忘(乙)通電海內外各界同胞，推錢淞梁道羣起草(丙)請國府及總司令，在南京設被服廠，以期抵制日貨，由劉紹基同志，擬具意見書，呈經理處長核辦，(丁)致函全國教育會議，自小學生至大學生，須一律武裝化，並推

錢滋梁道羣起草，直會議至六時散會，茲將告海內外各界同胞電文錄後，

我國國民軍與師北伐，目標在掃除軍閥，統一中國，完成總理遺志，促進世界和平，出發以來，進展神速，不期克復濟南之後，日本遽以保僑爲藉口，悍然出兵，阻撓義師，存心挑釁，屠殺我國軍民，戕害我國外交官吏，違背國際公法，蔑視世界公理，窮兇極惡，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國亡無日，凡在血氣之倫，應切淪胥之痛，與其忍辱偷生，何若爲國效死，汪綺執戈，子文紆難，共圖奮勉，匪可後時，誓當磨礪以須，雪此奇恥，迫切陳詞，望我同胞，一致奮起。

外人公論之彙集

●英美對於濟案態度

路透社九日倫敦電，下院今日有詢及保護在華英僑事者，外相張伯倫稱濟案英人，在四月二十日前後，已接有移居安全地之警告，青島與烟台，皆在海岸，且爲英艦所可及，

故危險可少，但此兩口岸，現有英艦防衛，渠可欣然相告者，未有謂在此次擾攘中生命財產，曾受任何損失者，工黨甘維錫稱，濟南英人之未被驅擾，足見所應辦之事，不在遣派軍隊，外相答稱，此事似宜作討論題目，而不宜在詰問時言之，保守黨韋廉斯稱，就此事實言之，英政府之政策，自始至終，非常勝利，政府黨對此言大鼓掌，

路透路九日紐約電，美人現甚注意中國事，遠東事變，大都以爲牽涉日本，則國民軍對北京之進取，將被牽制也，日本在滿洲之地位，繫于北京之安穩，是以日本將出其全力，以阻遏國民軍之北進，推日本未始不處於窘境，因國民黨若厲行商業抵制，以抗日本，大可打擊其對華貿易也，國務院人員，因事態不定，迄今未發批評，惟覘許多識者之意見，美國將維持不干涉政策，不過或可運用其在華勢力，使日軍於濟南事件解決後，撤回本國耳，

路透社十日華盛頓電，駐美日大使松平，昨與美國務卿凱洛格晤談，但國務院人員不願明談內容，僅謂日大使提出關於中國時局之最近消息而已。

路透社十日倫敦電，泰晤士報，今日社論，言山東事件，謂可注意者，爲出人意外之發展，卽張作霖之可異的通電是，此殆爲利益與覺悟所促成的退讓之一種愛國姿勢，惟造成此種奇事者，爲對日本之畏懼歟，則未瞭然，山東之日本事件，此後即可趨於簡單，國民軍當可入北京，而中國混亂景象，當可轉入于完全新局面矣，

◎大陸報對濟南事件之公論

（中央社）白日兵在濟南暴行之後，外報莫不是我非日，雖日人捏造事實，向各地宣傳，而各國人士，未有不燭悉其奸謀者，茲擇譯大陸報通訊之兩則，以見一斑。

大陸報五月十日通信云，英國之漫吉斯指導報，（按該報爲有力的輿論機關，謂日本政府已顯然的對中國將取交戰政策，英國政府於甯案後，在中國隨處力求避免戰爭之危險，刻下日本軍隊之佔領濟南，及山東之大部份，蓋欲要求滿意與賠償，日本軍或將永佔山東，而無退出之日矣，蓋無異吾人向地震而要求道歉也，日本之佔領山東，其影響所及，爲害於日本，此固甚大，而亦足妨礙列國與中國之邦交也，

又大陸報五月十日特別通訊云，日本軍隊繼續向濟南城炮擊，其結果，無數之住房，已成灰燼，許多商人及市民，均遭屠戮，被火燒傷者，尤不知其數，由青島運往濟南之軍隊，仍有加無已，五月八日，日兵五百，已沿膠濟路開入濟南城，較多之隊伍，將於今日或明日開到，據青島電訊，駐北京外交團亦曾會議一次，以從事濟南事件之真實考察，在北京一部外使之意，謂日本最近在濟南之舉動，其目的有二（一）破壞華府協定，關於膠濟鐵路之案，（二）利用山東事件，以延長日本內閣之命運，據紐約電訊，駐濟之美領事，已詳細將日本暴行，電達本國政府，蔣介石氏在濟南城，命令部下後，南軍絕未發一彈，此次事變，華人被殺及受傷者，數倍於日人，最爲慘酷者，乃日兵之炮彈，向行人稠密之街道上掃射也，

京津泰晤時報之論調

國聞社十二日北京電，京津泰晤時報著論，贊許甯府對於濟案力持鎮靜與約束各地民衆，並聲擊福田魯莽，用武力攻濟城，死傷無辜生靈，連日英美對日軍空氣，確已轉變。

學界反日激昂

◎市學聯合會

上海市學生聯合會於十一日上午十時，開反日運動會，到光華胡越大夏夏天朱光輝民立邵彬如中央商大周永年復旦隴體要復旦實中徐文駿暨南洋竹一愛國女校金光楣茅以慎第一交大周參上海法政張慶文公推夏天主席由程行之紀錄行禮如儀後（一）光華提議由宣傳軍事經濟設計四委員會先將一切進行計畫決定再行通告各校停課工作方案由宣傳經濟軍事三委員會決定計畫於本星期六交設計委員會再交常務委員會議決公布實行然後通告各校停課（二）光華提議質問宋子文在報紙對外人發表之濟南慘案談話議決通過辦法（一）電請國民政府警告宋子文以後不得隨便發表關於國事之不利意見（二）直接由本會去函警告並質問（三）發表辯駁文（四）請國府通告黨政要人一律不准隨意發意見（三）暨南提議女同志組織救護隊如何辦理案議決由軍事委員會酌定辦法議畢散會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於此次之反日運動先於各校一週來工作頗見緊張昨晨七時對日外交後援會及學生會聯席會議議決昨日上午各生暫先上課除工作人員外午後一時舉行全體軍事操練隊伍及分配臨時隊長等均由該會軍事訓練部委員負責辦理至于該校女同學方面亦由蕭子雄金衷瑜及李蓮等組織女童子軍加入者極其踴躍據聞昨晨六時已正式出場操練矣又聞該會昨日下午一時並組織演講隊出發鄉間藉以喚醒農民共同奮鬥同時由各學生軍率領第一大隊出發江灣完全做貼標語及散發傳單之工作薄暮始返校並悉該會已組織募捐委員着手募捐同學及教授自動認捐者不乏其人又組織告假審查委員會同學校註冊部完全辦理同學告假事宜須有家長或證人之證明信病假須有醫士證明書同時前後門由該校學生軍分班守衛又該校對日外交後援會宣傳日部來編印傳單特刊日夜工作（血淚）特刊一項業已校對完畢今晨當可出版云

遠東大學學生會

本埠遠東大學學生會連日對於反日運動工作頗多聞於十一日上午十時又開全體大會通過組織學生軍募捐隊及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等當場選定各委員積極籌備進行云

大同大學

該校於昨日(十一日)上午八時舉行大中學部學生會全體大會於知正堂到男女同學數百人主席是旭人記錄歸斌銓開會如儀繼由出席代表報告聯反日運動大會之議決案並議決該校反日運動委員會仍當繼續工作對於學聯會議決案一節接受並組織軍事教育籌備委員會推舉籌備委員十一人其中二人爲黃埔軍校第五第六屆畢業生當場即行宣誓就職積極籌備故學生軍之成立不難即日實現云

中大商院

中央大學商學院反日運動委員會根據第四次會議議決案呈國府內政工商兩部及中央黨部文云竊矮奴蠻橫日滋其蔑視我人權國權凡屬同胞無不髮指總司令極力隱忍恐亂大謀竟宜俯首就列聽人魚肉抑應崛起絕處求生此或關軍事策略似未容多議而對日經濟絕交乃爲

當今之急務我內政部工商部中央黨部代表民衆亟應仗其無上威權通令實行既可表顯威武不能屈之精神於世界各國更可一掃十數年來履行無效之積惡謹陳理由三端于次（一）甲午以來日人侵略野心與年俱增遠之二十一條近之新大明案殘酷行爲更僕難數每次反日運動無不持經濟絕交爲抵制工具然而一觀十數年來日貨輸入統計固不減少且每次運動奸商往往欣然色喜私訂日貨大事居奇更易商標欺混購者民衆團體組織權力既屬有限檢查復難完密最宜由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較易收效此理由一（二）人心不同如其面無恥奸商趨利之念重于愛國不立懲罰條例無以息其弊跡國家法令其嚴重於團體所訂者自不待言此理由二（三）經濟絕交言易行難萬緒千頭紛錯之至政府亟應及早羅致經濟專家討論一具體辦法公布全國一體遵行此又更非賴國家權力不可者此理由三至於其他關稅自主裁撤厘金重征外商出廠稅救濟國內實業諸端均互有統系國府當均已具有具體辦法及決心更乞早日見諸事實臨穎不勝迫切之至伏乞鑒核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反日運動委員會謹呈

惠靈學校學生會

惠靈學校學生會自日兵慘殺吾國軍民後憤恨異常隨即召集大會討論一切反日運動事宜從事宣傳工作業於七八九三日分途演講共分八隊東至老龍華南至張家塘長橋等鎮西至梅家弄辛莊北至漕河涇及附近一帶村鄉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沿途宣講聽者動容

正風中學

正風中學學生已於十日起照常上課惟熱心愛國而自願出外宣傳演講之學生仍可請假並不作缺課論昨日下午該校第一隊又至吳松寶山等處演講及張貼標語第三隊則往龍華宣傳其餘學生除上課外則作鄉村中之宣傳至於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及軍事訓練委員會正在積極籌備矣

浦東中學學生會

本埠浦東中學學生會反日運動委員會於昨日下午七時舉行第二次執行委員會列席者吳侃石奎朱荃孫雲雁許傳楨等十九人由孫雲雁主席石奎紀錄行禮如儀後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次討論事項議決如下(一)自即日起增軍事訓練一課由學校聘請軍事專家切實訓練(二)多數

同學以時局緊張請繼續停課以便工作議決根據上海學生聯合會議決案所請礙難允准(三)訂定軍事訓練條例議決推定黃永昌周懷濱朱萃三君負責(四)吳秀生提議今後同學如買日貨應予嚴懲議決通過八時半散會聞該校於今日起對於宣傳工作益加努力云

開北私校聯合會

開北私立學校聯合會昨爲山東日兵暴行發代電云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濟南克復佳音登奏直搗幽燕指日可待乃日本帝國主義者眼見其走狗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已不堪一擊深恐北伐告成中國行將統一則日本在中國享受之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克維持因此藉口保護日僑爲名不惜出兵山東此種舉動在國際公法上已屬違背乃野心勃勃狡焉思逞於革命軍克復濟南之後竟敢鎗殺我軍兵千餘人官長十餘人並將蔡交涉員剜耳割鼻再行鎗斃消息傳來悲憤填胸髮指眦裂夫濟南爲我領土革命軍早已一再聲明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何物倭奴竟充耳不聞無端挑釁強佔我領土屠殺我官吏蹂躪我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敵會代表開北二百餘私校願爲政府後盾願同胞束起執干戈以衛社稷切勿袖手旁觀臨電迫切不勝憤慨之至上海開北私立學校聯合

商界反日之公憤

商協會通告經濟絕交

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昨通告各分會云，此次日本在魯暴行，凡屬中華國民，無以憤慨，本埠重要各團體，業經組織反抗日軍暴行委員會，討論對付辦法，對惟日經濟絕交，已為全國民衆一致之主張，商民協會，爲民參加革命之集團，對於此項主張，尤有積極提倡之必要，合亟通函各分會，即日分令全體會員，努力奮起，共赴國難，自即日起，不再販賣或購售日本貨物，並斷絕與各項之經濟行爲，一面討論切實而有效辦法，隨時報告本會，以便提付討論，採納實行，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瞻念前途，願共努力，是爲至要

五馬路商聯會緊急會議

五馬路商界聯合會，十日召集緊急會議，到會者張梅庵楊湧潤周文彬張一塵，方德軒

等二十餘人，公推楊湧潤主席，(甲)恭讀遺囑，(乙)主席報告開會宗旨，完全爲濟南慘案事件，積極抵制，經衆討論辦法議決三項如下(一)組織宣傳隊喚醒民衆，一致抵制日貨(二)通電國府，嚴重交涉，誓不讓步(三)組織反日暴動委員會，參加各團體，一致反抗，(丙)通告各商號止買日貨

南京路商聯會臨時大會

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於前晚召集臨時會員大會，到張子廉，屠開徵，張一塵，費杏莊，徐梅卿，鄭傳箕等七十餘人，由張一塵主席，報告開會宗旨，各會員相繼討論、議決穩健而切實之辦法多種，并推舉張子廉鄭傳箕陳思裕三人爲代表，參加反日暴行委員會，執行市民大會，反日議決案，并發表宣言如下，各報館公鑒，日本出兵濟南，慘殺我國官吏軍民，當此國難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稍有血性者，當如何捐軀私見，禦侮救亡，本會爲商民團體之一，愛國熱忱，豈落人後，除與國民政府，取一致方針外，並厲行經濟絕交，以制日本帝國主義之死命，特此鄭重宣言。

法租界商總會對日經濟絕交

法租界商界總聯合會，十一日晚在新樂里召集常會，各理事常務委員全體出席，由尚慕姜主席，緊急動議對日經濟絕交案，當經列席者討論，決定停止日本買賣，由各商家自動清理存貨云，

虹口商聯會擬組日貨專賣所

上海六路商界聯合會，自成立反日暴行委員會，推定委員十五人後，逐日討論積極進行，擬組織日貨專賣所，將上海各店日貨，完全收集一處，給與收條，定期公賣，庶幾日貨可以絕跡，奸商私販者，亦易於檢查，認為抵制日貨之根本辦法，且可一洗歷來奸商私販流弊，故已將該案說明大綱等，提交上海商界反日暴行委員會，請討論實施辦法，尅日施行云，

商界抗日軍暴行會開會

上海商界抗日軍暴行委員會，由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所組織，十一日下午二時開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到者，張賢芳王屏南龔振華等十餘人，公推胡鳳翔主席，鄭葆元記錄，行禮如儀，討論各案如下，(一)本會章程修正通過(二)推出協助代表二人到上海各界反抗日軍暴行委員會協助進行，當推定胡鳳翔王屏南出席(三)請各界反抗會，勒限登記所存日貨案，通過；(四)通告各商店，自即日起，一律不准進再日貨案通過，(五)函請碼頭工會，通令小工一律不扛日貨，車輪不裝日貨案，公決全時通告各報關行，及各轉運公司，一律停報，停運日貨，(六)嚴密調查奸商，如有再進日貨，或再定日貨者，即予以嚴厲之懲處，(七)在各報登載廣告，請各界愛國人士，嚴密伺察奸商劣跡，儘量密告，以憑重懲，(八)本委員會每日下午開會一次，以利進行云，

田中一義之狡辯

東方通信社東京電 田中首相語新聞記者曰，濟南方面之軍事行動，大致已告一段落，自此將以外交交涉，早謀圓滿之解決，因日軍之行動，以保護日僑，及保持膠濟鐵路之連絡爲目的，今目的已經達到，固屬當然之步驟也，除此而外，別無他意，亦無何等野心，故祇須辦了達到此地步之措置，即無他圖，日軍絲毫無阻礙南軍軍事行動之舉動，中國

軍隊，無論採如何之行動，祇要不破壞日派遣之目的，即無問題，就於此點，恐中國南方人士皆所洞悉，開濟南事件之端事之中日兩軍之衝突，不但我等引以為遺憾，即中國方面，不喜有如是之行動，幸日軍派往該處，保獲日僑，所以日僑僅有少數遭難，即告中止，否則不堪設想，日本此次派兵，使禍患尙不大，可謂不幸中之幸事，外國人亦稱讚日本，取適當之措置，迅速編成國際列車，使濟南僑民，得赴青島避難，大致各國人士均稱道日本保護僑民之事，能取適乎機宜之措置，如北京外交團，亦謂苟非如此，則將不免發生重大變故，可知各國對於此事，未曾有所誤會，而亦無有被人誤會之處，此後南北兩軍之推移如何，現在不能明瞭，南軍尙步步前進，由天津逼迫北京，則居住京津兩地之外人，實危險萬狀，屆時北京方面，難保不發生重大之變端，故不可不早為之預備，則可避免如此次濟南不祥事件之發生，因京津兩地，足使國際關係上，受重大之影響，故預為之備，與列國一致步驟辦理保僑，及其他諸事，俾得毫無遺憾，實為必要之舉。

李浩然駁田中狡辯

東方社東京電，田中義一對新聞記者之談話，閱之令人髮指，諱過飾非，尙在人意中，厚顏如此，實可驚異，彼謂出兵全保僑外別無他意，試問攻城奪地，果爲保僑所應有乎，炮彈飛發，故都市化爲火窟，無辜居民，枕藉而死，果爲保僑所應有乎，軍隊長驅直入，至無日僑居住之地，所保者何人乎，禁錮電報生於地窖，致死者二人，此亦與保僑有關乎，彼又謂並無阻止南軍之意，試問驅逐我軍出城，包圍繳械，限制二十里內不得駐兵，意果何在，至謂外人無誤會，尤爲可笑，世界輿論，有無受日人宣傳之給者，固不敢斷言，但主持公論者，就我所知，已非少數，豈田中未之見乎，抑見之故作矇懂乎，田中所以作如是語，殆亦深知己所爲者，鹵莽滅裂，必招責難，故以此欺騙日人，及世界人士，然事實俱在，豈能以一手掩盡，試思國軍千事變發生以後，尙日處處退讓，假使日本不出兵或臨時不挑釁，何至演此慘劇，至於慘劇發生以後，日軍種種暴動，尤爲昭著，世界人士，寧能爲此狡詞所欺，遂不詳察，即日人事後思之，恐亦將感覺妄起釁端，虛耗兵費，行爲殘暴，國譽墜失之罪有攸歸，未必能爲田中恕也，噫噫狡辯，亦何益哉，

李浩然論應變方略

當局對於濟案屢有宣示，以遵從政府方略，勗勉國民，當此重要時期，誠不得不如是，惟政府指導人民，亟應規定具體方略，庶幾萬衆一心，有所趨向，聞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對於應付環境之宣傳，大綱及方略，已有所託論，深望其早日決定，尤望注意于應變方面，以禍變已起，千鈞一髮，國民自救，萬不容延緩者也，

關於應變方略應討論者，不止一事，當務統籌全局，不可遺漏，甯可作爲準備，而不必見諸事實，萬不可臨事而倉皇，使民衆無所適從，至于討論方略，原不限于一地，以集思廣益論，人民亦當善自籌畫，惟確定施行之途，則不可不一致，處現在環境，協力全赴一途，得失如何，尚不可知，若更渙散，何堪設想，總之今日之局勢，爲前此所未有，前途之危險，亦非前此所能料及，萬不可稍存輕忽之見，使危險之程度增加，更不可遷延滯，致貽噬臍之悔也，

鄂交涉員發表日兵暴行意見書

▲分致駐漢各國領事

湖北交涉員甘介侯，對於日本軍隊慘殺山東交涉員一案，於六日發表意見書，分送駐漢各國領事，希望各國擁護公法，維持正義，茲錄其原文如左，

日本違法侵入我國山東之軍隊，於無辜挑釁，向我革命軍肆意射擊，並炮擊民房，屠殺民衆，復派隊侵入山東交涉署，將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割去耳鼻，與在署職員十餘人，一全槍殺，此誠未有之奇變，但古罕見之慘痛也，日本此次出兵，意在挑釁，阻害我革命之進展，破壞我國民革命及政治統一，其種種暴行，已將其文明軍隊之資格，喪失殆盡而慘無人道，橫暴殘酷之本性，盡行披露于世界矣，查兩國之間，必先有信使往來，而後可發生相互之種種關係，故外交官身體，不受侵犯之原則，即爲國際交之一起點，亦即國際公法之基礎，必先能確實保證外交代表身體之自由及安全，國際間方可互派代表，因互派代表，始得締結條約，交相貿易，溝通文化，輯睦邦交，凡國於世界，無論古今，莫不遵守此項原則，不敢違背，設使對於他國外交官，可以任意加害，則國際信義，國際道

德，掃地以盡，現時各國之國際關係將立時停止，今山東事件，即使日本已向我國正式宣戰，在日本方面，亦應負有我外交長官安全之義務，無得稍加損害，就令不論其爲外交官，而爲舉槍與日兵相搏之戰鬥員，如被日兵捕獲，亦祇能拘禁，而不能戕殺，今號稱文明之日本，竟敢派隊殺我交涉員，及其全體職員，一如上古之野蠻民族，一旦衝入他國境內，無論官民慘殺無遺，我交涉員若早知有此危機，雖理直氣壯，又安遭此毒手，但值此法理昌明之時期，誰能預料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之軍隊，竟推翻國際關係之基本原則，而有此違反人道，目無法紀之行爲哉，尤可怪者，日本軍隊，對於山東交涉員槍殺之前，施以殘害世界文明之處刑，安有如此其殘酷者，是日本之種種暴行，不惟自貶其國家地位，抑且留世界文明之污點，我國民雖創鉅痛深，仍謀正當之解決，惟欲扶植正義維持人道，擁護公法，保障文明，各國皆有責焉，

▲哭蔡公時先生

(子佳)

●用先生黃花崗十週紀念原韻

槍林彈雨戰方酣，慟哭台星隕五三，（先生在濟南五月三日被害）先善文章苦命短，死爲國家此心甘，（先生有功名都在死中求句）楚歌悲咽泉鳴峽，烈魄光明月印潭，百萬健兒齊下拜，羊碑從此滿江南。

大好頭顱拼一擲，古來征戰幾人回，（唐王翰句）杲卿斷舌喪良特，溫序衝鬚須失羈才，百步孤城狐鼠恣，萬山血淚杜鵑開，忠魂飄渺歸何處，只有珠淚滾滾來。

古往今來事半邱，中原烽火未全收，角聲萬里胡天月，熱淚雙行故國秋，功業百年文種狗，衣楚一代楚人猴，東來滾滾波濤險，悵望扶桑不盡愁。

苦雨慘風雨慢天，殺賊雄心詎肯休，青犢未平終齋恨，黃龍能搗復何求，業爲志士甘流血，豈肯將軍不斷頭，空吊冬青陳麥飯，曉星殘月兩悠悠。

▲日軍入濟後之大暴行

▲方部一團幾無生還

▲傷兵俘虜多被虐殺

▲徒手警察亦遭戕害

▲福田毫無談判誠意

五月三日，日軍在濟南城外大施暴行後，所留城內之國軍，一軍二師兵士一團，僅衝出千餘，且十九彈受傷，方振武部一團幾全數被殺，無脫逃者，四十軍千餘人，則被日暴軍，既繳械而封禁之在郵局，七日起陸續驅出槍斃，對於交戰國之俘虜，亦無如此殘酷手段，更有徒手之警察，日軍入城後亦遇慘殺，滿街積屍，血流通衢，行路的老百姓，隨其喜怒，喜則罵而侮辱，怒則向之射擊，故國軍警察之外尚有可憐的市民，全時或遭刺斃，或受槍斃，或受焚斃，當日兵攻城時，曾散發二種傳單，一謂華軍若能投棄軍械從速出城，尚有性命，二謂城內居民務須由新東門及南門從速出城，有紅萬字會紅十字會，兩商會救護，否則出城不及，悔之晚矣，下署大日本福田總司令及日期，我軍民有依照而行者，但至城口，每被日暴軍用機關槍射殺，十四日青島電云，濟南被日軍炮火轟燬者，以城內

爲最甚，西關丁字街一帶，焚燒五晝夜猶未熄，電燈公司汽鍋被擊破，商民餓斃炮斃者甚多，日軍連日正在搬埋屍體忙，善極欲掩滅其暴行之證據也，

▲王儒堂對濟案之談話

隴海路督辦外交委員會委員王儒堂氏，前晚由甯來滬，王氏近曾到濟南，並與蔣馮在前方，參與外交密議，故其來滬，頗爲各界人士所注意，記者即往訪王氏，得其談話如下（問）聞先生此次來自濟南，（答）予於本月六日，曾到濟南，留一日，即返黨家庄（問）到濟係何任務，（答）奉蔣馮兩公之囑，前往觀察情形，到濟悉後日人必欲用武力以逞其狡謀，商埠已在武力蹂躪之下，故即返黨家庄，越日日兵竟以炮轟濟垣，方振武劉峙各部隊，奉令撤退，爲有秩序退兵而自衛部隊起見，故略有抵抗，損失約兩團，其餘皆奉令渡河北伐，（問）對於此次日兵暴行，先生作何感想，（答）此爲外交史中，日人最大之陰謀，護僑云云稍有常識者，皆知其爲飾詞，國軍此次北伐，對保護外僑之生命財產。不啻三令五申，料飭甚嚴，濟南商埠，除日僑外，其他僑民約有七八百，自國軍進佔濟南，迄日兵發生暴

行日止，皆安然無恙，國軍之能保護外僑於此可見，日本即爲萬全計，亦可仿他國辦法，先令其僑民之願遷者，遷往安全地帶，其勞師動衆，特假護僑爲名耳，而其真正之目的有二（一）膠濟路權，欲在巴黎和會中潛行攫去，因中國代表，拒絕簽字，而不能公然得之，嗣雖行佔領，又因華府會議結果，而仍快然交還，彼固未嘗一日忘情於此，常思乘間再行攫取（二）張作霖與日本關係，其間陰謀，盡人皆知，張宗昌孫傳芳敗績於徐冤之間，國軍長驅北指，克濟固可操勝算，直搗京津，亦有十二分把握，日人爲助張計，故不能不出師膠濟，以謀阻撓，此雖爲其乘間佔領膠濟之副作用，而間接亦可保障其東三省南滿之外府，有此二種目的，且又皆不能與國民政府以外交方式解決之，遂毅然以武力出之，而其用武力，利在與國民軍戰，一則可以減損國軍實力，二則可以阻止國民軍北進，爲張作霖延殘喘，我方自始識破其狡謀，故力誠軍士，勿與日兵衝突，日本知此策失敗，乃又無理要求，欲國民軍退出膠濟路及濟垣二十里，其意以爲我方必不從，必與之力爭而力戰，我之若慎然而與之較一長短，則又中其狡謀矣，然我方自始認明日本出兵膠濟，已爲條約公法

所不許，既出兵而又與我搦戰，暗爲奉方助，則更爲條約公法所不許，我方唯一之目的爲剷除軍閥，完成北伐，故對日人阻撓北伐之陰謀，祇可以十二分忍耐功夫忍耐之，同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由兩二三集團，及濟方可以渡河之軍隊，直趨德州，期於最短时间内攻下京津，使日本之狡謀不得逞，而奉系軍閥難以延其殘喘，京津既下，奉系既倒，然後用外交方法，解決濟案，當較易爲力，在目前我所應注意而努力者，爲以日本出兵膠濟之不當，及其暴橫之事實，儘量曝之於世界各國，使之明瞭日本野心之所在，而有制裁之，在我國民方面，應於悲憤填膺之際，力持鎮靜，於不可忍之中，勉爲忍耐、如憑良心，憑愛國熱忱，決心不購日貨，則亦可爲外交勝利之大助力，今日本謀在濟南阻撓我北伐，而我軍北伐，仍按預定計劃以進展，據昨今消息，滄洲已下，京津指日可克，是日人之陰謀已無效，然在後方各地，如長江各埠，及南方沿海各地，難免日人不尚謀盡其挑釁之能事，故我後方民衆，尤應力持鎮靜，小不慎即易墮其狡謀，總之，現在最要目的，在完成北伐，有統一之國家，而後可談外交，軍閥剷除，而後有對外一致之外交，力主於忍，其

力至強，力施於憤，每易憤事，尤有進者，外交勝利，非立時間所能致，必假以年月，而尤貴以一貫不懈之精神赴之，方可收效，所謂一貫者，卽樹敵於一之謂也，所謂不懈者，須持之有恒，一年不成則十年，十年不成，則二十年，終期雪恥克敵而後已，今日所謀於我者，欲置我死地，是爲大敵，其他則但求商業之利益耳，故對日本，須以死力防禦之，而對其餘各國，則可放鬆一步，徐以外交方式，使邦交濟於平等地位，至濟案將來之交涉，日本既背條約公法，出兵膠濟，橫施暴行，一切責任，自由日本負之，是非曲直，無待於證據，更無待於調查，日本出兵膠濟，爲屈在日本強有力之證據云云。

天笑市民之對於濟南事件談

國恥，不是一刻兒工夫的事情，而是永永紀念在民衆心裏的事情，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壞脾氣，就是在受刺激的當兒，義憤填胸，非常激昂慷慨，過了幾個月，事態過去了，大家也便這樣懈怠下來了，此次濟南事件，日本對我這樣的暴行，凡有血氣，凡疑中國人，誰不聽得了髮指皆裂，可是日本人正要挑撥得你憤無可洩，他們的鬼計，就成功了，至

於罷課罷工罷市等等，更不損他的毫末，而我們自己反受了損失。

這幾天，我們民衆的憤激，已經到了再無可忍耐的地步，然而在無可忍耐之中，還是要忍耐，我們只要時時刻刻，不要忘了這個奇恥巨辱，我們還要顧到前方軍事的進展，後方防務的鞏固，我們全國的民衆，站在一條戰綫上，我們要督促政府，嚴重交涉，不但是首都四十萬民衆，要成一個意旨，區區日本，又何足慮哉。

孔祥熙對濟案之談話

▲濟案已致電國際聯盟會請解決

▲另推伍梯雲向國際聯盟會陳述

工商部長孔祥熙十三日下午，與王正廷氏同車來滬，新聞報記者，特妨之於私寓，叩其近日北伐軍前線之情形，與夫國府對於濟案之態度，當蒙親自延見，記者問，先生與王儒堂先生，自寧同來乎，答否，余昨日已來滬，今日因應中華職業教育社之請，往蘇主席，晚車回滬，適在車中與王君相遇，並非同自南京來也（問）聞王儒堂先生，方歸自濟南

，彼會與先生，談及濟南擾亂之情形否（答）王君雖濟已數日，彼所言者，亦與報紙所載相仿，不過最近日兵，確已停止暴動行爲，將來可望正當解決，（問）國府對於濟案之態度如何，（答）此次日人在濟南暴動，明係一種挑戰之行爲，國府因不欲受其愚弄，力持鎮定，一方仍努力北伐，以期國民革命之早日完成，一方已將濟案肇事之真相，電告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請該會轉告各友邦，主持公道，並另電國府特派專使伍梯雲氏，命其就近與王寵惠孫哲生胡展堂諸諸生，極力向國際間，作有力之宣傳，日昨國府已接得國際聯盟會覆電，謂該電已收悉，期得交涉最後之勝利，（問）聞濟案發生後，美國方面，願出作調人，有此說否，（答）有此一說，不過美國並非國際聯盟會會員，而山東又係從前華盛頓會議，議決由日人手中交還中國者，現日人又欲以武力奪回，是日人已甘冒不韙，單獨推翻華盛頓議決案，故我國，不得不將此次事實，單獨電告美國也，（問）日本報紙載黃郛外長將免職，繼任爲王儒堂之說，確否，（答）此乃日人所造之空氣，國府方面，並無此消息，（問）蔣總司令近亦有電致國府否，（答）蔣總司令，最近在徐州發來一電，對於此

次濟南事件，認爲係北伐成功之奮興劑，電中有『忍辱負重誓死不渝，……多難可以興邦，』等語，至於處理濟案事宜，完全國府負責，決不牽入軍事範圍，以阻礙北伐之進展云云，

▲各地民衆之反日聲 首都

金大組織濟案國際宣傳會

▲陳述慘案真相

▲糾正外報言論

金陵大學學生，對於五三慘案，曾有積極表示，茲鑒於情勢日趨嚴重，同學主張擴大工作，作國外宣傳，以期引起世界同情與輿論，其計劃如左。

(一)組織定名爲金陵大學反日暴行國際宣傳委員會，(此會與學校教職員反日暴行國際宣

傳部合作)，

(二)工作計劃

▲子發散聲明書，糾正英文報之謬誤，及陳述濟案之真相，該書請 Morning Post 代散)

▲丑發表宣言書，以英文起草，譯成德法日印度高麗並世界語等文字，宣言書得政府同意後發行。

▲寅印刷無定期之小冊子，

▲卯電日內瓦國際聯盟秘書處請求主持公道，

▲辰建設南京各界反日暴行代表大會，並推代表三人赴滬，報告濟南案真相，請勿受日方宣傳，並請主持正義

▲巳組織國外通訊社

▲午建設南京各界反日暴行委員會，提議請國民政府派代表三人赴歐美各國，宣傳此次濟案真相，以免日人宣傳淆亂聽聞。

▲未寄發關於濟案始末之本國報紙與留學歐美之學生會。

▲申致書僑居南京之歐美人民，及其他僑民，說明此次反日運動，純出於愛國和平手段，無他作用，請勿自相驚擾。

▲酉向外交人通訊解釋濟案真相。

▲戌公布批評及糾正西報之言論。

▲亥每日譯西報之重要言論，佈告公衆。

十三建設國內宣傳股，請製成簡單標語在影戲院發表，

十四收集濟案相片

(三)附則

▲甲罷課期滿後，有事即行召集。

▲乙請教授丁文彪、林東海、劉崇本三人担任顧問。

首都反日運動會議決案

首都民衆反日救國運動大會，其重要議決案如下。

▲甲統一首都反日運動案

(一)首都學生反日運動會，應併入本會，并派羅琳楊希震二君，前往接洽。

(二)各團體反日分會，須與本會切實聯絡。

▲乙確定經費案 先由各部造成預算案交總務部再擬辦法。

▲丙規定工作計劃案 由各部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丁國際宣傳案 請梅思平君與上海反日會接洽。

▲戊即日在下關設立日貨檢查處

▲己請政府從速設立大規模之國際通訊社。

▲庚由宣傳部將日本此次暴行報告在華外僑請其主持正義。

▲辛定期召集在京外僑宣佈日本之暴行。

首都新聞記者聯合會

日本帝國主義者田中內閣，蔑視我國主權，弁髦國際公法，藉護日僑爲名，敢再出兵山東，凡我國人，莫不憤激，乃月之三日，竟派兵擅離濟南，屠殺我外交官吏，屠戮我無辜軍民，揣其用意：無非欲移日民倒閥之視綫，阻礙我國民革命之成功，保其東亞特殊勢力進，而併吞我華夏之邦，橫蠻兇暴，開國際之惡例。狼心獸行，誠人類所不容，我政府爲維持兩國邦交，一再容忍退讓，殊彼復於月之五日，實行佔據濟南全城，強迫劃爲警備區域，噩耗傳來，誰不髮指，記者爲民衆舌喉，報館爲輿論機關，際此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際，吾人爲維持國家威信，保全國民人格起見，自應發表義憤一致之言論，與嚴厲之表示，以喚起民衆，忠告田中，誓爲政府外交後盾，謹布區區，諸希垂鑒。

杭垣

杭垣反日運動之緊急會議

杭州民衆反日出兵山東委員會，以濟南日軍，殺我外交官吏，燬我官署，槍擊我軍民

，於五日下午，召集緊急會議，出席者爲省黨部代表蔣元新，省商會協會代表方志縣，縣農學會代表王揚，學聯會代表樓兆錦，由蔣元新主席，是日議決事項如下。

(一)於五六二日舉行大規模宣傳。

(二)參加隊伍 (一)陸軍預科大隊全體出發 (二)各校學生隊全體出發

(三)宣傳方法 (一)抬標語游行 (二)散發小傳單 (三)雇軍樂隊敲鼓吹號引導 (四)集

總演講 (五)口號標語重新厘定

(四)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 (一)指定委員 省黨部，縣農學會，絲織總工會，總商會，省商民協會，市商民協會，省學聯合會，市學聯合會，律師公會等團體爲委員 (二)分派工作(甲)總務科主任(省商協會，文書律師公會，會計總商會，庶務絲織總工會，(乙)調查科主任，(省學聯合會，)檢查隊杭學聯合會(丙)審調科主任(省黨部) 審核市商協會，縣農學會，杭州國貨工廠聯合會，滬杭國貨工廠流動展覽會。

蕪湖

反日運動之進行

蕪湖自反日運動委員會成立後，對於內部工作，現正積極進行，八日上午，開執行委員會，推定市黨部洪文武，縣黨部萬石鈞，總商會吳興周三人，為常務委員，總工會牛自貴為執行部長，學聯會駱寄生為宣傳部長，蕪關監督署，裴光朗為祕書部長，公安局程國柱，教育局倪滋德為祕書副科長，公安局政訓處王隆海為總務部長，推定後，因總商會辦公不便，業於本日移至日貨公會辦公，又蕪湖總商會為濟案問題，于七日晚召集各商幫開聯集會議，到者三十餘人，湯善福主席，開會如儀後，討論對日方法，議決實行抵制日貨，並在江口設立日貨檢查所，以免商人私運日貨進口，該會于八日下午二時續開聯席會議，討論設立檢查所事宜，當日由雜貨紙張疋頭棉紗糧食各業，推定二十五人，為劣貨鑑定調查員，並決定五九國恥紀念，全埠商號休息一天，以誌哀悼，皖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暨

蕪湖總商會，對於日兵此次在濟南暴行，異常激昂，除電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濟南蔣總司令。各集團總指揮，與日本絕交外，並應對日本民衆宣佈日兵罪狀，以憑輿論制裁，一面通電全國各縣鎮商會，請一致主張，即日實行抵制日貨以爲政府之後盾云，

蘇州

舊恥新辱之憤慨

本月四日日兵在濟南慘殺我官吏民衆之消息傳來，蘇垣學界，即極形憤慨，多數學校集會籌商，謀所以應付，嗣後惡耗頻至，日兵蠻橫殘酷，蔑以復加，既爲大規模之屠殺與攻擊，而其政府復採其傳統砲艦政策，積極繼續派兵，蘇州學生聯合會，乃召集會議，決定自五九起，各學校停課三日，在此三日中，將各校就地區分成數組，每組合數校，請各教員，及各界名人，舉行聯合之演講會，天賜莊之聖約翰堂，即爲東吳景海振華女校等等演講所，每日上午，演講兩小時，三校學生，莫不全體臨蒞，席終無倦容，聽講時沉靜嚴

肅，全神貫注至激昂處，掌聲如崩山倒峽，下午則分隊宣傳，由聯會發給宣傳員之符號，以防反動份子，乘機蒙混，而宣傳大綱亦由聯會印就分給，組織之嚴密前所未有，故演講三日，秩序仍井然也。

各學生之宣傳，亦先時分配地段，故通衢僻巷，均有宣傳員之蹤跡，又有乘火車及僱舟往附近各鄉村者，其參加宣傳者大中學生無論矣，即女校及小學之學生，亦汗流奔走，聲嘶力竭，所演講者，皆秉承國民政府，及學校當局之意旨，端在喚醒民衆，作切實之準備，絕無激烈之言論，說至悲壯處，其聲哽咽，熱淚奪眶而下，聽者皆爲動容，曾見一負販之小商人，于宣講者去後，見行人仍重重圍集，此小販乃繼立於宣講者之地位，以頃所聽聞者，復宣述於大衆，足見愛國之心，人皆有之也。

軍界之憤慨

國民革命第九軍政訓部報告日兵砲擊濟南電一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均鑒年來日帝國主義抱其武力對華政策一再侵略我領土侮辱我國家欺凌我人民處心積慮挑撥離間凡可以延長中國之內亂破壞中國之和平彼無不竭力以赴年來中國社會之陞沉不安軍閥之循環軋轢一切內亂日本實爲其總動因吾黨此期北伐即所以挽國家之危亡出人民于水火將禍國殘民之奉魯軍閥與以最後的肅清出師以來節節勝利行見頑敵殆盡統一可期日本帝國主義者鑒於革命勢力日益發展軍閥勢力日就消滅恐其在張宗昌張作霖手中所攫取之不正當權利發生動搖遂悍然不顧公理出兵山東意在阻我軍事之進展延長軍閥之壽命及我軍臨濟復又無故挑釁突於江晚支晨用重砲向我方轟擊我軍救民心切一旦還擊則重苦吾民乃派遣外交處員蔡公時等十六人前往交涉不料日人兇殘成性竟將蔡公等十六人割鼻挖眼悉數槍殺此殘暴行爲實開歷史上未有之奇聞稍有人心何能出此我方爲完成北伐計爲東亞和平計鎮靜以處據理交涉惟日人則如瘋似狂不顧一切連日以重砲轟城所有城內民房已毀滅殆盡民衆死亡數過兩千尸骸遍地血肉橫飛商埠一帶尤爲殘酷日軍逐戶搜查逢人便殺兇殘之狀已非人類至於搶劫焚毀猶其餘事城內無辜民衆之折臂斷肢哀號呼救之聲到處皆是

觸目驚心言之惻然似此不顧人道不顧公理之暴舉直欲覆滅我國家殺盡我民族而後已凡有人心豈能忍受際此存亡急緊之秋深望全國同胞爲自己之生命計爲國家之危亡計爲東亞之和平計應一致團結爲政府之後盾準備向侵略我壓迫我凌辱我之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最後之奮鬥臨電迫切不勝憤慨之至國民革命軍第九軍政治訓練部 十二

電二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鈞鑒自從八日晨我軍大部退出濟南日軍即於八日午後二時開始向我留守少數部隊猛烈進攻我軍爲一軍二師一團乃方總指揮所部四十一軍之一團即閉關守城日軍砲火連夜向城中轟擊以九日拂曉爲最烈我軍守城未遠一槍房屋被燬者十數處商民死傷者百餘名正午日飛機拋擲炸彈電話局電報局全部炸燬并死傷辦公人員及住民三千餘人午後日飛機兩架散放傳單煽惑軍心并告城中居民一律迅速出城是役炮轟結果以西門大街一帶損失爲最鉅十日拂曉日軍重砲迫擊砲同時連遠向城中轟擊九時半日軍三次衝鋒攻擊普利門我軍退守大西門日軍竟將我二十六軍前方病院在大西門外普利門內之九十餘名受傷士兵一律用

手機槍掃斃似此慘無人道之野蠻行爲日人竟公然行之令人慘不忍親痛不忍言矣自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日砲向城中轟擊千餘響我軍將士死傷一百餘人商民死傷千餘人房屋起火者十數處倒塌者不計其數居民全家斃命於一砲彈之下者尤屬慘經此一日之砲轟濟南城中繁盛之區盡成坵墟新式建築悉作瓦礫大街小巷無不有死傷之將士及商民橫臥於其間血肉模糊屍體縱橫之狀折腰斷臂哀號乞救之聲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聽我軍見此情況不得不顧全濟南城中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遂於十日夜十一時半，完全退出濟南（中略）九軍訓政部，於大汶口軍次發，五月十二日午，

濟案慘史